



田园芬芳

□黄燕

朋友邀约去武平,说是梁野山下的村庄,春观杜鹃夏赏荷,秋看枫菊冬会梅,一年四季,田园芬芳。正好,乡村野趣,是甚合我意的旅游体验。说走就走。放下行装,沿着妙笔生花的骑行道,来到了东岗村。

这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大花园。蜿蜒曲折的村道和小溪,挂着一摞一摞的肥田沃地,春华秋实,滋养着这个祥和安静的村庄;宽敞平坦的骑行道穿村迤逦,道路两旁绿草如茵,花团锦簇,树木苍翠。整齐和谐的配植与道路设计,像一首韵意丰满的诗歌,既有素朴真切的风味,又有悠然不尽的情致。三五成群的游客和结伴而行的“骑士”,一路欢声笑语,犹如悦耳动听的彩色音符,跳动在这方绿色的土地上。田里劳作的农家人,会不时直起腰,笑着朝外地客人点点头招呼手,算是一种回应。

骑行道将城区、村庄、农田、景区连成了一个网,骑行累了,随时停下来,农家应季瓜果蔬菜应有尽有。若是正好遇到“小芳”,跟她去屋后山坡上抓个肥美的走地鸡,加一把清香草根,用她家的柴火灶炖煮,会是怎样的神仙美味啊!

也可以在田头或溪边支个烧烤架,烤一堆红薯芋头,让温暖的烟火驱散寒意。还可以下地向农民请教一下农耕技术,讨几粒种子,拔两棵菜苗,回家在阳台上体验一把种植的乐趣……

“逗趣园”是骑行道边一个不大不小的农庄。木头搭建的“山门”,顶上还盖了一排仿真茅草,看上去很有乡野气。进去是两大间前后相通的小屋,门前墙上,贴着草莓蓝莓采摘的海报。但

此时,草莓已过季,蓝莓还未熟。只有里屋几个巨大的酒缸,在悄悄地泄露着蓝莓的秘密。

房前屋后都没见到人。后门出去是一片开阔田园,种满各种农作物。一条搭了棚架的机耕道,悠长地伸向村庄的深处。高高的棚架没有覆盖,不知主人是想让它爬满葡萄呢,还是奇异果,抑或是紫藤,月季,炮仗花,还是别的什么?闭上眼睛,我仿佛闻到了花香。

远处的小黄狗发现了东张西望的我们,吠着飞奔而来。百香果架下带仔的母鸡,也惊讶地梗起脖子,咯咯慌忙把仔仔们招呼到自己的翅膀下。

主人从田里上来,唤住了小黄狗。听说我们想在农庄转转,他答应得很爽快:“好哇!随便看!”

交谈中,知道这个壮实的汉子名叫李世平,是土生土长的东岗人。九年前,租了别人一百多亩地,种水稻、草莓、蓝莓、荷花、百香果等,目标主要瞄准研学和旅客。他指着眼前一大片稻田说:“这是昨天刚插的秧,过两天就能返青,到

时放养些稻田蛙和稻花鱼,暑假孩子们来采莲挖藕抓鱼捉蛙,才有得玩!”

我问:“是不是钻到瓜果架下除了采摘,还可以捡鸡蛋鸭蛋?”李世平点点头:“看来你也懂立体种养!所以,化肥农药是万万不能用的!”

说着他顺手采了几个小毛桃塞到我们手里:“尝尝这种早春桃。别看它又小又青,香甜爽脆得很呢!”李世平告诉我们,这十来棵桃树是他试种的,任其自然生长,虫吃鸟啄,桃子产量低,品相也不好,但市场价格却很高,还很难买到。

李世平说他以前当过十多年的烟农,经营着十几亩烟田,收入不错。后来,又去了别的乡镇种烟,最多时有两百亩地。像大多数农人一样,深深融入血液,并随脉搏一起跳动的,还是故土。“我们村有很多种植大户,种烟叶、种水果、种花卉、种蔬菜,各具特色,都做得很好。要不,我带你们到石老板的

农场去看?他家规模大。”

被李世平称为“石老板”的农场主叫石陵辉,他的“东岗村农场”离“逗趣园”只有一小段路。从李世平嘴里得知,石陵辉是外村人,跟他一样,都是“70后”,以前在厦门做生意,后来回到武平,也是因为喜欢土地,喜欢农村,想在田土泥水中寻回儿时的快乐,才在这里承租了许多农田和荒地。但这几年,也有些不顺,走了些弯路,赔了钱。

石陵辉在河滩上建了几间钢构平房,用来劳作后歇息和堆放工具。我们到来时,他正在指挥几个工人将捡拾的鹅卵石堆放在一起。

“唉,石头太多!”来之前李世平跟他打过电话,所以初次见面也没有客套话。石陵辉手一划:“这一大片,以前都是河坝,土层薄,沙石多,水分含不住,植物长不好。刚开始在这里种了几年百香果,发现除了土质不行,温差也达不到要求。”他说想改种洛神花和桃、李、橙什么的,还去了漳州考察。“摸着石头过河,都试试,慢慢来,‘学费’总是要交的。”

他说,如果像他这个年龄的人都不种地了,以后就更没人务农了。他要让他孩子懂得,土地才是人类生存的根本。

他说,他希望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都能回来,只有把家乡搞好了,外地客人才会愿意来我武平……

“我武平!”石陵辉的言谈中不断有这三个字出现,我不能确定这是口头禅还是情感的流露,但至少,我感受到了他的自豪和自信。

突然,石陵辉顿住了。好一会,他像醒悟过来:“哎呀,我不是说多了?其实我也没那么无私和心系社稷啦。投资做农场,资金扔进去一大把,‘学费’交了那么多,肯定也有回报啊。只是,做事不能整天只想着自己的口袋,更不能投机取巧,身上得有正能量。我只能先好好做起来,做好了给政府看,才能得到支持;做好了给乡亲看,才能有人响应。”

……

告别东岗,我有些感慨:从前的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为了温饱,土里刨食,“半夜呼儿趁晓耕,赢牛无力渐粮行”。他们刀耕火耨,不屈不挠走过千年,将生生不息的遗传密码和坚强意志,蛰伏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如今,我从这些对土地倾注满腔热爱的人身上,看到了那份从岁月深处漫溢出来的执着和淡定,他们与父辈的最大不同,是具有掩隐不住的情怀和诗性。所以,他们有勇气有信心融入时代,跟上步伐,将生机勃勃、惠风和畅的美丽田园渲染得五光十色,四季飘香。谁能说,这些在大地上深耕细作的人,不是笔墨横姿的丹青妙手?

百姓记事

吃擂茶

□欣桐



友人是个地道的宁化人。她说,到了宁化一定要吃擂茶。吃擂茶,是客家人最普遍又独特且最隆重的待客礼节,又俗称“客茶”。

初夏时节,小镇马路边高大的苦楝树,青枝绿叶间开满紫色的小碎花,清新怡人。我们抵达时已过午饭时间,走进小吃店,友人预订的擂茶,已开始制作。见我好奇地翻看簸箕中的草药,店主一一介绍:“鱼腥草、菊花叶、薄荷叶、车前草、苦菜、葱等青草类植物,都是制作擂茶的配方。有的从山上采回,有的从市场购买。”

擂茶在三明是应季茶饮,所以擂茶的用料并不固定。像春天湿润,采用嫩的艾叶、薄荷,清热解暑;夏天酷热,需加入金银花、凤尾草,解火防暑;秋季风燥,挑选贡菊、杭白菊,清热温补;而冬天有霜冻,温度较低,会选取肉桂、川芎,通阳化气。根据不同的季节,选取不同的植物,精制一杯茶。我未尝品一口,心里已是满满的陶醉。

擂茶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擂”。擂

者,研磨也。所以家家户户都备有一套独特的工具,称为“擂茶三宝”——擂钵、擂杵、捞子。

店主将所有原料倒入陶制擂钵里,坐在矮凳上,双腿夹住擂钵,握一根茶树干制成的擂杵,娴熟地沿着钵体内壁辐射状花纹不断耐心研磨,一手握擂杵,一手握擂钵沿,春捣、旋转,双手配合默契,像是在表演舞蹈。而研磨的声音也是动听,“沙沙、沙沙”,悦耳有节奏,像雨落大地,像风吹麦浪。

不一会儿,就见店主双颊绯红,额头上汗珠细密,可见擂茶十分费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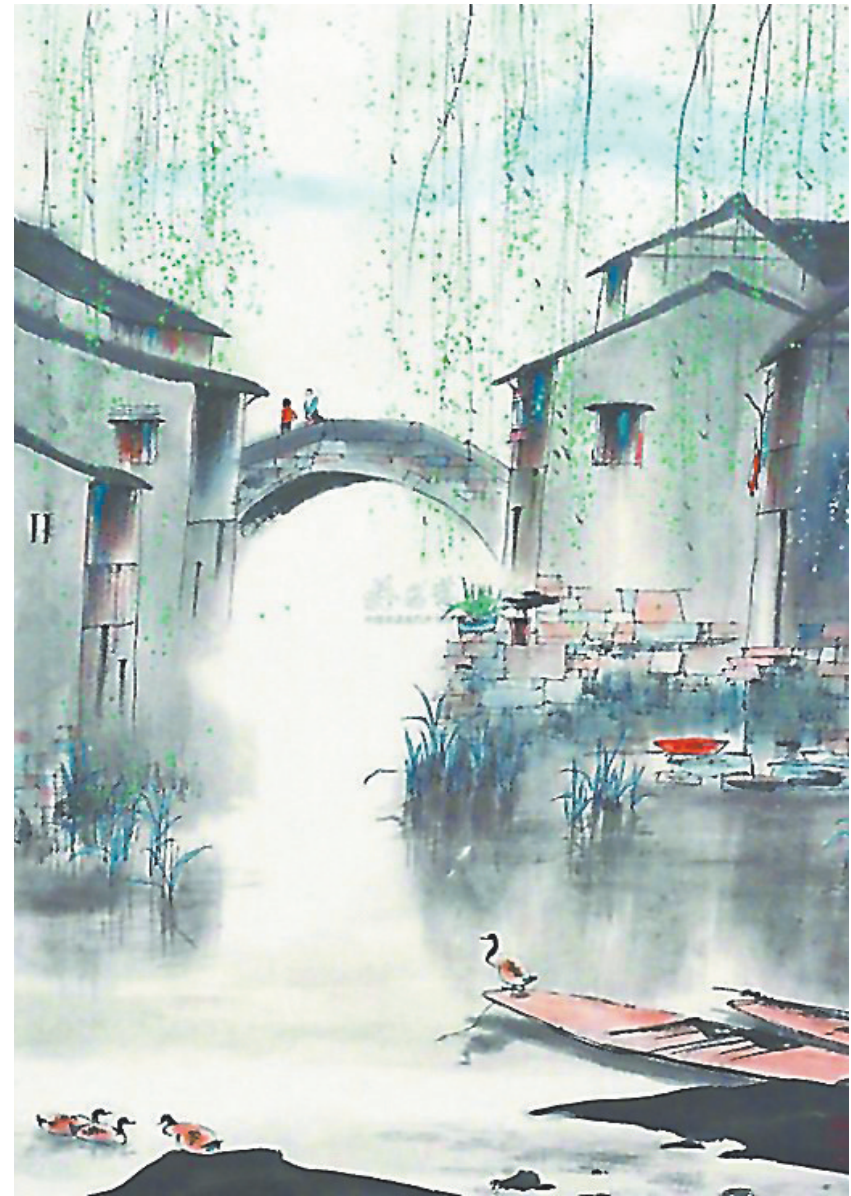
店主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热情地把擂杵递给我:“你来试试看。”我握着擂杵,按照店主教的方法,沿着钵内顺时针研磨。因为力道不均,擂杵在手上使不上力,无法转圈磨动。店主接过木杵继续研磨,少顷,钵中青草渗出墨绿色的汁液。等这些草叶擂成泥状时,加入盐巴和油,再擂几分钟,直到细如草酱。

宁化擂茶可精可粗、可素可荤,形式多样,主要原料有花生、粉皮、芝麻、赤小豆、猪小肠及当季青草药等。如果擂茶中要加花生、黄豆、扁豆、青葱、煎豆腐等佐料,制作擂茶前,必须将这些佐料煮熟切好。多种食料香味在研磨中碰撞,口感丰富。所以有了“一家煮茶百家香”的说法,因为花生、芝麻一炒,放入汤中香味四溢,谁家在做擂茶,左邻右舍都能闻到香味。

大锅里热气腾腾,店主在锅里先加入粉丝,几分钟后撒上花生、赤豆碎,倒入刚擂好的青草泥,不停搅拌。起锅时,再撒上一层厚厚的芝麻,热气腾腾地端上桌,一碗鲜香浓郁的擂茶盛放在客人面前。吃到口中,果然有青草的香,又有花生混合的香,一碗下肚,暖心暖胃,再吃一碗就有了踏实的饱腹感。

在三明各地,擂茶代代相传,不仅能解渴、充饥,还能清凉降火、消痰化气、健脾养胃。过年过节擂茶是主角,一家人吃着擂茶谈天说地,就有了浓浓的过节氛围。

“月光仔,月亮亮,喊你下来吸擂茶;擂茶喷喷香配老姜……”伴随着喊茶歌,店主又开始给客人准备新的擂茶。擂棍飞转,钵内茶料细腻,顷刻间,一股清新淡雅的香味便弥漫在空气中,成就“药食兼具,味中有味”的茶饮。



诗路花语

水乡 (外二首)

□魏棋宇

在一首唐诗中邂逅你
在一段宋词里伤别离
来来去去
古巷石桥、流水人家
他的故事代代延续
粉墙黛瓦是风过雨歇的停止
一辈子太短
前世今生一次次回眸有你不变的支持

华灯初上
徘徊于水乡的傍晚
只愿做一尾鱼,从前世的柔波中游来
潜入今生的微澜
追逐载满月华的画舫
舫上闪烁的灯笼轻轻摇晃
听你低吟浅唱
橘黄的光影温暖弥漫的清凉
于缓缓波心里荡漾
水边楼台一曲歌罢
暗香盈袖清风飘散处灯火阑珊

太姥山

天造地设是这里
梵音萦绕,僧众聚集
信仰的姿态在迷雾中愈发清晰
摩崖的书写留下逝去的光阴
苍劲的痕迹将嶙峋修饰
凿岩架构的栈道让悠悠行者领略神奇

诗路花语

云霞由近及远,由远及近
执念的诗篇发表于行旅

生于斯,长于斯
流传缠绵悱恻的故事
经典的意境生死相依
冷月清辉洒落山林
真情托付给模拟的形体
风霜是卓越的技艺
刻画的情景初心未移
爱的造化生生世世

一片瓦荫蔽
悠远的时空如何追忆
慈母情怀感动地
自然生发审美的初心
兴衰往复显现于佛门净地
千年石柱留守废弃的遗址
高贵是山海与人文的默契
转化的神形趋近终极

运河

流传的典籍未能详尽记载
这条河本身就是一段历史活灵活现
爱恨情仇风花雪月流逝
它优美的身姿疑是天上降临
那些与生命和激情相关的个性
也移植到宽厚的土地上来

千年风雨飘摇时世
南腔北调穿梭往来
史家诗家争论不休
短智笨笨消逝于滚动的烟尘里

朝代更替,江山依旧
一条跌落古时冷月的河
仍然流淌今夜银辉
无数先人为它赴死
无数篇章因而传世

诗路花语

最高的山

□萧诚贵

木斋墓”,相传南宋末年,少帝赵昺偕宰相陆秀夫南奔至此,亲营村的潘木斋率村民抗击元兵,保护少帝君臣,后被元兵所杀。为表彰他的功绩,少帝赠潘木斋为司礼太监。

苏峰山临近铜山旧城,这里是明末大学者黄道周的故乡,他的故居匾额上,题以“苏峰拱秀”四个大字。黄道周年纪念馆是一座典型的闽南古民居建筑,馆藏丰富的文物、图片,记载着他的生平事迹,其中最为醒目的相传为黄道周亲自制作的天地盘,由两层石板重叠构成,正

方形,盘面刻有16384个方格和8个直径不等的同心圆,交织交错,谓之“天圆地方,方圆相削,凡十八变而返于原”。据说,天地盘石案是黄道周释天论地、研究和讲授易学数理的仪器,也是稀世罕见的科技史信物,其中的奥秘至今无人破解。黄道周曾与徐霞客、林轩、陈天定、陈杨美等友人游览灵通山,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辞章。

东山岛是一个名人辈出的地方。“要祭祖宗,先敬谷公”是东山人几十年来清明祭祀时最常念叨的一句话,其中蕴藏着深厚的尊崇与爱戴。

位于东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谷文昌纪念馆占地150亩,包括纪念馆、陵园、塑像、纪念广场等。这位来自河南林县的农家子弟,亲身体会到福建海岛的风沙之苦,并最终站成一尊雕像,守护着这一方水土。

如果说黄道周代表着东山人气节,那么谷文昌则代表着东山人勤劳与奋斗。也许,口碑才是老百姓心中那座最高的山。



一块指向后元宫的路标,把我引向通往溪谷上游的水泥路。一路走来,两岸高山耸立,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险,山峰变得险峻,心情也忐忑了起来。

穿行于树荫下,凋零的树叶铺满了路面,一道印着车泥的车辙,随着碾过的轮子伸向远方。路边管茅疯长,时不时地滑进摇落的车窗,刺痛你的瞬间,深感此时此地的荒凉。

俯瞰谷底,乱石堆滩,浪花激荡。跳跃在黑褐色溪间的水白,成为一抹最炫丽的颜色,照亮溪谷,漂白礁滩。抬眼望去,一条带状的山路悬在崖壁,飘逸得让人胆战。

顺着溪谷往上看,高大的水库大坝,挡住了山谷的来向,三面合围,一个

游目骋怀

绕过悬崖又一村

□邵永裕

出口,此地成了葫芦状。山情别致,溪谷呈韵,右手边的山峦上,几座民房的存在,一扫我沿路走来的悲凉。

一座桥梁牵着彼岸,道路来不及婉转,九十度引向对岸。桥身久经岁月,古朴深沉。

穿过狭窄的桥面,道路蜿蜒向前,路边的竹栅栏,像一道连绵的路标。绕过悬崖,来到了后元宫村口,向右一转,眼前豁然开朗,同行的人惊呼:桃花源再现。

村子的房屋依山而建,从脊背到山

坳,层叠分布。越过脊背,山坳的下方是整片李果园,开花时节果园与脚下的水库交相辉映,是一幅绝世精美的山水画。水面波光粼粼,向着山谷拓展。

村庄脚下有一条溪流,因为居后称为后溪,属一级水源保护区。后溪两侧,山高林密,森林资源丰富,布满古树名木,主要有红豆杉和香樟等。这里的村民,靠山吃山,野生红菇、苦笋是他们的天然蔬菜。经济作物油茶种植逐年增加。村民们养蜂卖蜜,腰包逐渐鼓了起来。李果收入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种满李树,若是花开季节,这里的山坳沟谷,披满洁白的李花。手工业还保留着打草鞋、织蓑衣等传统技艺。